

青海古称“鲜水”词义考

苟 鹤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鲜水”通常被看作指称青海的古地名之一,应用于宣传工作。既有研究针对其地理指代与历史变迁已有相当成果,但该词受制于词义考据不足,难以展现文化内涵。故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对“鲜水”一词进行词义界定,进而探讨其词义阐释。研究认为,“鲜水”一词词义兼具历史性与象征性,展示了汉语的概称性与文化包容性。研究结果有利于宣传青海历史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鲜水;考证;概称性;中国古代史

引言

“青海”,意为“青色的海洋”,指称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在此基础上,其词义进而扩大,指称青海湖所在河湟地区乃至整个省份,构成了今天“青海”的词义。“青海湖古称‘西海’又称‘鲜水’或‘鲜海’……由于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羌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1]可见,以青海湖指代其省治的表达,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端倪,即“青海”的古称“鲜水”;它承载着青海在中华文化中的古朴形象,认识与解读该词背后的奥秘,不仅能丰富青海的人文宝库,对于当今青海的宣传亦有裨益。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鲜水”已有相当的研究,其成果集中于历史地理方面,多为基于考古材料与史书的实证研究,且与汉羌民族史、青海道丝绸之路等主题高度相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满就鲜水的位置与相关的地理问题,作出过较为全面的考证^{[2][3]};其后,王子今与高大伦在其考古札记中对鲜水指称的嬗变做了较为周密的汇总与阐释。^[4]在这几位将鲜水作为其主要研究目标的学者之外,其他学者对鲜水相关的地理问题亦有所涉猎。如在研究汉羌民族史相关的《赵充国传》时,汪桂海^[5]、马海龙^[6]曾涉及鲜水所指;相关研究还包括王维堤^[7]的《水经注校》,王守春^[8]的《山海经》以及乔桂红^[9]的《悬泉汉简》。专著《古道驿传》^[10]将“鲜水”

作为其中路段的端点,牛钧鹏^[11]、石鹏^[12]等引述。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多将“鲜水”作为地理概念,即看中地名中的“地”;而对于“名”,尽管刘满与王子今对鲜水的研究可谓高屋建瓴,对“鲜水”的词源与其指称变迁已有建树,但可以说,尚没有从语言视角出发偏重“鲜水”词义而非其地理指称的研究,其名称背后的文化意义仍有挖掘的空间。

综上所述,就语言与文化研究而言,“鲜水”词义考与其相关研究尚有其可为之处,其研究对宣传青海历史文化有积极作用。

一、“鲜水”词义界定

古人云,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不能确定研究问题的范畴,就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研究。“界定”,即划定界限,确定所属范围。所谓词义界定,即确定词汇语义的所属范围。本文认为,地名的词义界定应包含以下内容,就一般的地名而言,其词义界定即为所指称的地理区域;而对于有独特命名的地名,其词义界定中还应包含其文化负载义;至于地名古称,还应在使用时间上划定其界限。

“鲜水”一词作为有命名独特的地名古称,其词义界定本应当包含“鲜水”的地理所指、命名的文化负载义以及其应用时间范围。但就前言所述,刘满与王子今、高大伦等学者已对其地理所指有过详细的阐述;此外,当今语境下“鲜水”作为指称青海的古称的观点遭到了其挑战^[2],这是本文无力也无意讨论的,故而对“鲜水”的地理所指不作赘述,而着重分析其命名的文化负载义。

对于“鲜水”一词的指称,既有研究指出,“顾祖

作者简介:苟鹤(2000.10-),男,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史与语言哲学。

禹和齐召南都认为鲜水，即今青海省境内的青海湖。这种说法影响颇大，一直为各家采纳和引用。”并区分了“鲜水”与“鲜水海”，得出“鲜水不是青海湖，而是今黑河”的结论。^[2]随后学界罗列了五处“鲜水”，并就其中三处具体位于西羌的“鲜水”作了系统考证^[4]，分别为今四川康定西的蜀郡旄牛“鲜水”，西海“鲜水”（即青海湖）以及张掖“鲜水”（黑河），并就其名称的移用与羌人的民族迁徙联系在一起；其他研究也有直接将“鲜水”与“鲜水海”、今青海湖等同。^[5]可见，一般认为的“鲜水”一词指称青海存在指代不当的问题，其在地理区域指称上存在多重指代现象，但在具体情境下，学界中“鲜水”一词指代青海的现象依然存在。“鲜水为黑河说，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而鲜水为青海湖说依然处于独尊的地位。”^[2]可以说，“鲜水”作为青海的古称，可谓三人成虎，铄金之谈，要成为一种古词新解了。

“青海湖于西汉时称‘西海’，又称‘仙海’、‘鲜水海’、‘卑禾羌海’，北魏时称‘青海’，‘青海湖’之名始于清朝后期。”^[13]可见“青海”的诸多古称是与神话传说与羌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结合《青海通史》关于青海古称的时期考据，可以对“鲜水”作如下的界定：

“鲜水，古地名，其所指为古代羌族生活区域内的河流。现代汉语将其识别为青海的古称之一，追溯其使用时间，应自先秦至北魏，多见于汉代。”

至此，本文已基本厘清了要探讨的“鲜水”词义之范围，其命名背后的文化负载义，将在后文详细叙述。

二、“鲜水”词义考

如上文所述，“鲜水”背后的文化负载义，同神话传说与羌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本文认为，“鲜水”一词有五重文化负载义，既有代表古代传说与思想文化的象征性，又有印证少数民族史实的历史性。

（一）“鲜水”一词的历史义：先零羌与鲜卑

刘满在论证其鲜水黑河说时，谈及了“鲜水”的词源问题。他引据钱大昕的观点“先、鲜音相似，鲜水者，先零水。”认为，鲜水、鲜谷命名的缘由是因为祁连山南的俄博河、黑河一带曾经是先零羌的居地。^[2]仅就讨论“鲜水”一词的命名来看，“鲜水”的“鲜”即指羌人之一的先零羌，“鲜水”意为“先零羌居处的河流”。汉代，随着羌族农业文明在河湟地区产生，汉羌民族间交流与冲突程度日益加深^[14]，“鲜水”逐渐开始指称青海湖。《汉书·赵充国传》中五次说到的“鲜水”，都是指今

天的青海湖。^[4]这一命名伴随着羌族的迁徙移动，逐渐成为了多条河流的名称。可以见得，“鲜水”一词与羌民族密切相关，而“鲜水”在古籍中指代不清，与当时汉羌民族间的文化隔阂有关。

本文大胆推测，“鲜水”既有可能是古代羌人带有民族情感色彩的主动命名，因此得以在其迁徙过程中指称多条河流，可谓带有羌人的文化特色的“舶来词”；亦有可能是古代中原文明在轻视状态下，对少数民族偏远边疆地区的概称语，羌人居住地区有河湖，便将其命名为鲜水，“是汉人以人名物者……当然也不排除以物名人的可能，羌人称湖为卑禾，汉人则以之称呼当地部落。”^[15]从这两种可能看，“鲜水”一词的词源义，应为“羌民族居住地区的水域”。

对于“鲜水”起源的民族问题，另一个观点认为，“鲜水”的“鲜”指鲜卑。青海新闻网曾做这样的宣传报道，“鲜卑族对青海的影响极其深远。鲜卑语中的青海湖，音‘屈海（青海）’，又因鲜卑所居，也被称之为‘鲜海（仙海）’。^[16]吕建福就青海湖称呼的人文意蕴进行归纳整理，先后谈及汉代先零羌、王莽以及鲜卑政权对青海湖的治理，认可先零羌同“鲜水”、鲜卑人同“青海”之间的命名关系，对于“鲜水”的“鲜”指鲜卑一说，不置可否。^[15]据陆人^[17]、王永富^[18]等人的青海历史研究认为，较早来到青海湖畔的鲜卑人为乙弗人，鲜卑人中的一支，自395年遭到征伐后在此定居；后鲜卑势力在青海壮大，西羌部落逐渐衰亡，高原上的鲜卑政权也最终被吐蕃攻灭，“进入青海境内的一些鲜卑部落与环湖诸羌经过斗争融合，最后羌与鲜卑联合立国，建立了一些草原政权。”^[18]这些羌人和鲜卑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在政治实体消亡后也有部分人进行了汉化。据此，对于汉代以来直到北魏这一时期“鲜水”的词义问题，其中的“鲜”用以指称融合中的青海民族群体，说与鲜卑相关并不为过，但并非主要因素。其原因应为青海鲜卑时期羌人势力居于下风，从其后汉化，源于鲜卑语的“屈海”一词译入的“青海”成为了青海湖的名称并沿用至今，而非使用更古老的“鲜水”一词，便可见一斑。《一万字读懂河湟史》将鲜卑与鲜水相联系，更多是借助其民族史中的联系，满足历史叙事下攀附传奇事迹、宣传自身的需要，为现代语境下的“鲜水”一词的词义建构出了与“鲜卑”的关联性。

（二）“鲜水”象征义：“猷”与“仙”

如前文所述，“鲜水”一词命名的文化负载义由

“鲜”字承载，那么要讨论该词的象征义，就要回到“鲜”字本身的字义。据《古汉语常用字典（第4版）》，“鲜”有如下的字义：

鲜（xiān）

1. 鲜鱼，活鱼。《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

引申义：新鲜，新宰杀的。鲜艳，鲜明。

2. 夭折，早死。《左传·昭公五年》：“葬鲜者自西门。”

3. xiǎn（显）。少。《左传·定公十三年》：“富而不骄者鲜。”

4. xiàn（现）。献。《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

若取信上文刘满所述“鲜水为先零水，因鲜、先同音故”的说法，选用“鲜”字而非其他汉字书写，应该与其字义相关，其中发挥象征义作用的，应为其字义4，即献，献出之说。“鲜水”一词，在语境中引申有“献出的水”之一。古人有将山川河流引申为土地政权的表达。“鲜水”表现为献水，与“纳土”一词异曲同工；纳土，释义为献纳土地、奉献泥土。作引申意义的“献水”，其文化负载义中映射中原文明与古代羌人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

但“鲜水”为什么没有写作“献水”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汉语中已经有写作“献水”的河流了。其记载见于《穆天子传》卷三：“己丑，至于献水，乃遂东征，饮而行。”对此，郭侃曾就这些地名进行阐释，列举考证位置。此献水最西远至欧洲伏尔加河，最东也在新疆甘肃交界^[19]，显然与“鲜水”所指的几条河流或是青海都相差甚远。更早的解读根据其部随附的部落名称，推定穆王此行“东返伊犁，又由裕勒都斯河谷至焉耆。”^[20]可以说，这条“献水”与羌人的“鲜水”实在相去甚远，无论传统史家对其地理位置的概念如何模糊，也不至于串写。

“鲜水”之“鲜”，也带有“仙”的含义。《一万字读懂河湟史》采用了这一说法；此外，吕建福、王子今等人也谈到了“鲜水”、“鲜海”写作“仙海”，与西王母传说相应和的现象。《穆天子传》说不上是信史，却可以折射出历史的影子。这里所讲的西王母实际上就是青海地区羌人部落酋长的代表。^[21]可以说“鲜水”的“鲜”字，也令人产生关于“仙”的联想，仙与海的搭配，与《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上古文献中所载的西王母传说“西王母与瑶池”十分仿佛。“青海湖成为人们膜拜西王母的圣地。王莽设置西海，西海又被认为是鲜水、

仙海的异译。则青海湖流域被赋予浓厚的政治人文意蕴，四海一统的政治理想因此而有了实践意义。”^[15]这恐怕是“鲜水”这一称呼蕴含的文化负载义，在当今得以保留乃至发扬光大的最好证明。

（三）“鲜”的拆字：“鱼”与“羊”

王昱认为，早在甲骨文阶段，指代“羌人”的“羌”字与表示放牧的“羊”字有关。《说文·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即西部牧羊人，以从事游牧而为其族号。^[21]而“鲜”字的部首“鱼”，据《康熙字典》：“鱼，水蟲也。象形，與燕尾相似。”，也作“渔”的古字，指打鱼、捕鱼，如《易·系辞下》载“以佃以鱼。”“鲜”字可拆字为“鱼”“羊”，取其渔、羌之义，则“鲜”可解释为“渔羌”，即进行渔猎放牧生活的人。在曾被秦人俘获为奴的无弋爱剑将中原的生产知识传播至湟水流域前，当地“诸羌”的农牧业是很不发达的，只能在湟水流域附近山区的森林中，以射猎禽兽为生。^[14]这与所谓“渔羌”的生产方式是十分接近的。汉代，羌人迁居青海湖畔，捕鱼成为了其重要生产生活方式后，羌人与水域间的联系意义更加紧密，而此时中原文明频繁使用“鲜水”、“鲜水海”等表达来指代西羌，这一或转译或摹写的语言现象正是脱胎于羌族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即“鲜”指代“捕鱼的羌人”，“鲜水”即“渔猎羌人维生的水域。”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就“鲜水”的文化负载义给出了五个意象，从历史性与象征性两个维度展开，概括地罗列如下：

1. 从历史根源看，“鲜水”词源来自古羌人先零羌的称呼发音“先”，代表“羌民族居住地区的水域”。其多重指代性与羌人的迁徙有关。

2. 从历史发展看，“鲜水”的“鲜”指代过处于鲜卑—羌民族融合中的青海人，“鲜”有被动与主动地建构为“鲜卑”。

3. 从字义象征看，“鲜水”的“鲜”有“献出”的含义，与古籍传说中的“献水”有词义互通的特征。

4. 从文化象征看，“鲜水”的“鲜”同“仙”，与西王母传说联系密切，是该词在现代语境下硕果仅存的文化负载义。

5. 从史实实证与字形象征看，“鲜水”的“鲜”可解为“渔羌”，“鲜水”即“渔猎羌人生活的水域。”在历史上反映了羌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象征上体现了汉字的形象义。

结语

本文就目前学界对“鲜水”词义考据不足、难以展现文化内涵的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对“鲜水”进行词义界定,并给出了地名词义界定应当注意的三个方面:地理区域指代、文化负载义与古称的时间性;进而就其词义阐释提出了五个意象,总结其历史性与象征性表达,并在研究中部分涉及了汉语的概称性与文化包容性。

参考文献

[1] 青海湖景区管理局. “青海湖”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EB/OL]. (2019-01-11) [2025-12-1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k3Mjc5MQ==&mid=2650812648&idx=2&sn=afacef4c35c0b824c2fec90d0740f2c&chksm=84833bf0b3f4b2e66d9e34b7843802c000597ce3557ef46994fe2bb768e2a6a4ace4b6562ecd&scene=27.

[2] 刘满. 鲜水及其有关的民族和交通线路探讨[J]. 青海社会科学, 1982, (03): 96-103.

[3] 刘满. 再谈鲜水位置的若干问题——答王宗维同志[J]. 青海社会科学, 1985, (03): 107-115+125.

[4] 王子今, 高大伦. 说“鲜水”: 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J]. 中华文化论坛, 2006, (04): 125-129.

[5] 汪桂海. 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J]. 西域研究, 2010, (02): 1-7+122.

[6] 马海龙. “以诗证史, 因史释诗”的实证研究——古代碑刻与诗文所见赵充国在河湟地区的事迹及影响[J]. 高原文化研究, 2023, 1 (04): 63-71.

[7] 王维堤. 《水经注校》标点疑误补举[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87, (02): 59-64.

[8] 王守春. 《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J]. 西域研究, 1997, (03): 55-65.

[9] 乔桂红. 从《悬泉汉简》看汉代羌族种落及羌汉关系[J]. 收藏, 2024, (03): 47-49.

[10] 毕艳君, 崔永红. 古道驿传[M].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1] 牛钧鹏, 李健胜. 回顾、反思与展望——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述评[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 (01): 11-20.

[12] 石鹏. 浅谈丝绸之路“青海道”线路概况[J]. 百花, 2022, (05): 42-45.

[13] 彭衍纶. 试论青海湖形成传说——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青海卷》收录者为考察范围[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44 (04): 119-135.

[14] 陈宗祥. 秦汉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生产情况试探[J]. 青海社会科学, 1982, (04): 105-108.

[15] 吕建福. 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吐谷浑人对青海湖流域的经营[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 24 (04): 16-25.

[16] 青海新闻网. 一万字读懂河湟史(上) [EB/OL]. (2021-11-26) [2025-12-1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455621937944726&wfr=spider&for=pc>.

[17] 陆人. 青海鲜卑述略[J]. 青海社会科学, 1994, (06): 72-78.

[18] 王友富. 青海西羌部落衰败原因探析[J]. 青海民族研究, 2004, (02): 83-87.

[19] 郭侃. 《穆天子传》文本整理及相关问题研究[D]. 吉林大学, 2018.

[20] 钱伯泉. 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穆天子传》的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 1982, (03): 81-92.

[21] 王昱. 试论青海历史文化的基本特点[J]. 青海社会科学, 2009, (02): 101-107.

[22] 崔永红, 张得祖, 杜常顺. 青海通史[M].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3] 王力等. 古汉语常用字典(第4版)[M]. 商务印书馆. 2014.